

“文学淮军” 征文 第7季

在“静默”里积蓄力量

孔静

自从疫情发生以来,每天早上一醒来就打开手机看新闻,及时了解疫情动态,防控措施,以及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保障。

早晨,同事子龙在朋友圈发他在李冲乡值班的视频,安静的村庄、马路,路边盛开着大片大片的油菜花,偶尔传来几声鸟鸣。李冲乡多么美啊,往年的小城居民们,每个周末都会携着全家老小驱车来这里赏花,漫山遍野的桃花梨花油菜花,粉的,白的,黄的,看得人不自禁沉醉其中,像在梦境里。而如今呢?想想不免心里难受。

七点,楼下保安拿着高音喇叭在小区马路上转悠,边走边喊:疫情期间,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,请各位居民们不要下楼随意走动。是啊,当下,在家待着也就是为抗疫做贡献。把冰箱里过年腌制的腊肉拿出来两块,用温水浸泡后上锅煮,加上青豆、花生米、萝卜丁和豆干,焖了满满一锅,香气诱人。每天,我都会仔细查看家中、冰箱里的储备,计划着怎么合理安排好全家人的一日三餐,让生活缤纷依旧。

午后,做完了功课的孩子,三三两两地下楼拍拍球,打打羽毛球。疫情对他们来说受限了许多,看着戴口罩的他们,很为他们怜惜,不知他们长大后对这段特殊的时光是否记忆深刻。

疫情下,一天都待在屋里,除了做饭洗衣,正好有时间好好整理房间。四月了,气温渐渐回升,把平日不用的或是过季的衣服收拾



草长莺飞,百花争艳的季节,疫情虽然阻挡了人们踏春的脚步,但无法阻挡人们顽强乐观的心,做心中有光的人,在疫情中学会成长,才是最明智的选择。

在疫情刚发生时,我们全家就开始实行“分餐制”。最初婆婆是抗拒的,老人以为我们嫌她“脏”,不习惯使用公筷,我耐心解释了好久:“妈,您看,不仅仅是您一个人的餐具单独使用,咱们全家都是呀!”我跟她说起某个朋友参加同学聚餐的事:一桌十二人,其中一位同学体检时,曾查出因某种细菌而引发的胃病,但她并未当回事,和大家一同共吃一盘菜,不久之后,其他几个同学也检出了这种细菌,虽不致命,却总归影响健康,治疗也颇费周折。而今我们一家的分餐制已经驾轻就熟,婆婆也学会了给碗筷定期消毒,各人餐具摆放都有固定位置。即使亲友来了,也逐渐接受了分餐,并赞同地说“这是文明进步的表现,值得借鉴”。如此一来,我们全家连普通感冒都比往年少了很多,这让我们体会到了科学用餐的好处。

疫情拉近了邻里关系。楼下的少年洋洋,爸妈因去外地办事,被要求隔离观察,丢下个正读书的孩子在家,夫妻二人急得差点哭了。我们单元的几家邻居纷纷提出让洋洋到自己家吃住。这个原本内向腼腆的男孩,最后选择了我家,与我儿子同吃同睡。十几天里,我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

出来,一件件整理好收起来;书柜上的书重新整理分类摆放;院子里的菜拔去杂草,翻土施肥,重新撒上种子;水仙花落了,剪去上面的叶子,把根埋进土里,留待来年重新发出新芽开出新的花朵;小盆的绣球和月季移植到大花盆中栽种,希望能发出更多的根茎,开出更多的花来。居家的日子,尽量让自己忙碌起来,生活充实一点,也就不会觉得辜负了春光。

傍晚,拿出冰箱里的小葱,和面,擀饼。按照记忆里姥姥做小葱烙饼的样子,尝试着。尽管没有姥姥做的好吃,但也让我重温了一下儿时的温馨。

在那物资匮乏生活艰辛的年代,姥姥总能变着花样做出很多好吃的来,小葱烙饼、韭菜叠馍、芥菜饺子,炸糖糕、油条、油盒子、包子、花卷,还会煲各种好吃的粥。感觉日子虽朴素,但幸福满满。

夜晚,临帖,隶书楷书各来一遍,努力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。疫情,按下了暂停键,打乱了我们原有的生活轨迹,哭也好,笑也好,躺平也好,但总归不能放弃啊!抬眼间,总能看到一些人,用他们的行动带给我们光芒和力量,正因为有他们的无私奉献,我们相信,春天一定会到来。

保持安静、平和,在“静默”里积蓄力量,修炼内心,扎稳自己的根基。当我们再次相聚时,让我们欢喜地互道一声:好久不见!

加油淮南!

加油风台!

他,并严格地督促学习,两个少年很快成了无话不说的密友,脸上都多了灿烂阳光的笑容。二楼还有个寡居多年、已经八十岁高龄的阿姨,四个儿子三个在外地,一个在国外,因为疫情,孩子们都回不来。因而整个单元的年轻人,都成了阿姨的儿女:买菜、取快递、扔垃圾、扛米面,甚至还有“陪聊”,阿姨认不清哪个是哪个,全都叫做“闺女”“小子”……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发生,好像一场疫情,人们多了个口罩,却少了份隔阂,也许,这才是邻里本来的样子。

疫情夺不走人们爱美向善的天性。我有个在医院工作的闺蜜,每一次疫情波动时,她总是第一个请缨前往抗疫一线,接触过很多隔离期的儿童。孩子们总能发现一个细节:她的防护服后面,名字旁边,每天都会画一朵鲜艳的小花儿,仿佛为病房带来了外面的春天。朋友爱花,即使在病毒随时潜伏、威胁的环境,她也总能想法儿让自己的内心开出一片花海。

对面楼里的奶奶又在听着轻音乐独舞了,而我,静静地坐在姥姥编织的蒲团上,打开了一本书。想起瞿秋白的一句话:“如果人是乐观的,一切都有抵抗,一切都能抵抗,一切都会增强抵抗力”,疫情中的我们,渐渐学会了沉静与沉淀与沉着。只要心中有光,终有一天,必将逼退疫魔,照彻澄明温暖的世界。



草根的韧性

吴启钱

有一年冬日的晚上,下起了大雨。次日,朋友说我们去郊外走走,看看生命的奇迹。驱车在高速公路上往东,奇迹真的在眼前出现:公路两边低缓的山坡上,竟然满眼葱茏,一片生机,绿色绵延向天际。

沙漠中原先那些看上去已经死亡的枯草,在雨水的滋润之下,一夜之间,爆发出生命的绿色。朋友说,这是地球上最具韧性的植物,因为当地一年里也就冬天下那么一两场雨。在长达十多个月的旱季里,沙漠里白天阳光烤晒,夜晚又寒风逼人,野草只能凭着韧性痛苦蛰伏,默默等待。也因为能有那么一两场雨,它们能用最短的时间,恢复活力,获得成长的力量,完整地走过生命的整个历程。

我不知道这些野草,是不是真的可以称为“最具韧性”。但前后不过几天时间,其由死向生的顽强,足以让人震撼不已。

一千四百多年前,诗人白居易在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一诗中描写的,就是这样一种草根的韧性: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。”

人也一样。一个人,要想有所成就,不能没有“韧性”。因为人生路上,总是顺风顺水的毕竟不多。很多时候,困厄与逆境,是“标配”。而且,越是身处草根阶层,越是面临各色繁难,有时候,甚至连“躺平”都成了一种奢侈。

巴顿将军说过:“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,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,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。”比如,持续两年多的疫情,很多草根人士所受的苦,一点都不亚于野草在漫长旱季经受的严酷。但是,多数人挺过来了。他们表现出很强的韧性。

本人有位开公司的同学,疫情一来,全部业务被迫停止。业务做不了,学习总不受限吧,创收没有了,老本还可以吃一段时间。于是,他没有辞退一名员工,而是组织全体员工集体学习。只要疫情一缓解,业务便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恢复。

记得那年疫情得到管控之后,最先动起来的,是开小店做买卖的各种生意人,是急急赶赴工作岗位的各路打工者。几乎在路障被撤除的同时,餐厅、酒店、城市综合体、景区景点以及其他服务场所,都在第一时间开门提供服务。处于“静默”状态中的城市,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,韧性十足,“复原力”惊人。

这种草根的韧性,是一种坚信,对命运的坚信。小草坚信,春天一定会到来,春风春雨一定会滋润大地,浇灌希望。与小草一样,我们坚信不会永远处于逆境,坚信自己配得上更好的生活,坚信黑暗和困厄都是暂时的现象,风雨过后就是彩虹,坚信一个人可以被毁灭,但不能被打败。

这种草根的韧性,是一种坚守,对自己使命的坚守。对于小草来说,等候春天,用绿色装点大地,是使命。对我们来说,活着就要奋斗,也是使命。

无论在何种条件下,每朵花都有盛开的季节,在寂静落寞的岁月中,不轻易否定一花一物而是耐心地等待,谁知道,哪天,他们会带给我们莫大的惊喜呢?

在疫情中成长

张叶

